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遐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仙釋傳異術

傅大士釋

（梁）傅大士、名翕、字鳳、烏傷農家子、爲人端靖淳和、無所愛着、少與里人漁、以籠沈水、祝曰去者去、止者留、自是他漁者、輙竟日無所得、一日遇胡僧、曰嵩頭陀、與語因地、因令臨水自照、乃見頂光、莊嚴法相具

足、即悟前因乃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當度衆生、何暇思天宮之樂乎、因問修道之地、僧指松山下雙檮(音陶)樹、曰此可矣、大士因棄家修道於此、所居恒有虎、即以餘食投之、虎即馴伏、所投之食咸化為石、五色通明、大通六年、令弟子奉書武帝、帝知其神異、即勅閽者、預鎖諸門、大士出木槌、叩一門。諸門洞啟。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貢榻、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帝大異之、親為設食、特詔供養於鍾山、朝野傾矚、後復還山、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異氣、出木

寂中、經行其下、嘗聞天樂、時降甘露、因於其間、置刹號曰雙林、始爲輪藏以轉諸經、嘗登山經行次、忽有奇雲五色、圍繞其身、經月不散、因號其山曰雲黃、所示法要、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行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語鮮會又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又心王銘有云水中塩味色裏膠青。决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紹泰元年、告衆曰、

我聞大覺捨頭目財法利安六道、佛法欲滅、先有衆災雲集、人民困苦、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爲一切、遺身度世、於是上足承言法事甚衆、大建元年、示疾卒、其事詳載徐陵所撰碑中、

論曰、大士三偈。旨趣幽玄。機鋒險峻。其第一偈即儒者談理。豈能遠過。其第二偈則趙州臨濟啟關發鑰之語、不謝達摩未來而大士之言、默符眞契。奇哉

惠約　天台智者大師另是一人

惠約、即智者大師、姓樓氏、名靈粲、烏傷之竹山里人、家

世爲郡掾吏、約生而開敏、未嘗食鮮、不衣纖纊、年十二、至剡窮究經藏、既乃師事惠靜、靜才識淸遠、爲時名僧、毎相賞異、因改名惠約、齊竟陵王鎭會稽、招禮之、剡令周顒慕其淸勝、去官偕與至都、住草堂寺、司空褚淵請講淨名勝鬘經、淵嘗疾、約往問、淵在寐中、聞有人曰、菩薩來也、驚覺而約適至、坐頃、淵忽瘳、淵益神之、及爲尚書令、請於帝、居約省中、左僕射王儉亦相信從、亦請約居省中、或曰師既絕穀。淸虛。高蹈物表。而屢接朝貴。毋乃未忘勢乎。答曰、貧道意樂便往、不知其他。已而儉卒、約還草堂寺、而吳興沈約與

周顒偕至、一見嗟異、以爲道安惠遠之流、隆昌中、沈除東陽太守、遂與共舫到郡、遊金華赤松澗、經年斷穀、但進麻麥、時有道士居此、爲山精所苦、覩宇空廢、長山令徐伯遊、請約居之、約甫往附、忽二青衣女、資質姝麗、從澗中出、約與語、女頂禮而去、會沈約被代、因還草堂、天監中、沈約爲尚書僕射、啟請約居省中、後沈爲丹陽尹、一日神氣不樂、仰頭視屋、謂約曰、昔王褚二公、並爲京尹、供養法師、令弟子復得繼跡前修、詞朝賢居此者、亦應相奉、弟子觀露耳、不知師當復見如弟子輩者幾人、約邈目良久。乃曰僧燈濫報

晚是。方便輪轉。貧道應助世教。別有緣會。當非復此
座也。沈曰、弟子嘗見法師此時否、答言不、也、沈指同
坐客應豐之、曰、此少年見否、答、言、不、也、沈不懌而起、
其年沈卒、後一年應豐之亦亡、豐之始病、進藥曰、無
用、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
見、每與談說、動經晨夜、一日延約於內殿、先行頂禮、
法、師、勿、使、外、人、知、少選、約合掌入澡瓶中、成五色雲
臺。結跏正坐。須臾之間。復身如初。亦謂帝曰。貧道身
入澡瓶。亦請陛下弗使外人知。若是本色道流只當云貧道受陛下頂禮
願。陛下。弗。使。自知。智者大師用許多帝於是執弟子
神通止足生其崇信不足開其本覺

禮、北面受戒、每與約語、呼爲闍黎、與臣下言、稱爲智者、自皇儲以下、莫不受業、京邑名僧士庶、著弟子籙者、四萬八千人、中大通於所生宅、置本生寺、詔所居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有疾、謂弟子曰、我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女見否、遂卒、帝臨其喪、詔塔於寶誌墓傍、始知所見老翁、卽誌公也、本生寺樹碑、蕭子雲撰文、草堂寺碑、王筠文、

論曰、智者大師、能已褚淵之病、而不能緩沈約之死、能入梁龕結跏趺坐、而不能使梁武無臺城之阨、非道不足、良由聚散成毀。道之自然。卽其身尚

不能逃。而能行術以濟人哉。齊梁君臣。不知反身求道、以立邦本徒姿希福田利益誤矣。

千歲和尚以入浦江之時爲序故列之智者之後

千歲和尚、相傳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降生、左掌握拳、因名、寶掌魏晉入中國、入蜀禮普賢、留大慈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鬼神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南歷衡岳匡廬、尋入建業、會達摩入梁、叩請證悟、梁武帝以其年高、延供內庭、未幾如

吳作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至浦江、見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北山峰巒奇聳、中有石窟、如方丈、號浦巖、宜行道居之、值中秋、遂抵巖下、見其山泉秀潔、月白風清、師乃歌、有行蘿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遂結茅於此、而名其山曰、寶掌、一夕雷奔電掣、巨石突起佐前、因名、爲飛來、峰、師夜誦經、有五人聽講、問之曰、吾山中五通神、右巖北石上、因名、曰五、通遊、戲、峰、旁有一石、師常晏坐、因名、石、晏巖、時有朗禪師、與師友善、師、遣、白、犬、馳、書、則、

答、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同師住寶掌十七年、一日告其弟子慧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合將謝世、說偈而瞑、慧雲得師丹訣、住東巖下、能使顚、頂、開、闔、龍、虎、皆、伏、號伏虎禪師、

論曰、寶掌能以神丹自壽。服食練形之學。釋氏之所不取。及遇達摩。乃始證悟。而卒以授其徒。毋乃結習未忘耶。

具胝

（唐）具胝和尚、新昌章氏子、在金華山、初住菴、有尼曰、

實際至、戴笠執錫、遶座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皆無對、尼便去、曰日勢將沉、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又無對、尼去、俱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實、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無去、不日將有肉身菩薩至、逾何而大龍和尚果至、俱胝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俱胝當下契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俱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胝一日潛袖利刀、問童曰、聞汝會佛法是否、童曰是、曰如何是佛、童豎指、胝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他日祇名童、童回首、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祇將卒、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

論曰、或疑俱胝豎指、則是、其徒豎指、則非乎、曰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惟斷去其徒之指、方不於指上求佛法。方知一身揚眉瞬目。擎拳翹足。莫非佛法。且道佛法在指頭。還在目中。也不在指頭。也不在目中。須知見從何起。起起無所起。如是則賓中主。主中主。歷歷分明。

貫休

貫休、姓姜氏、蘭谿人、嘗得十五羅漢梵相貌之、尚訣其一、夢有告者曰、師之相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至今十六應真在蘭谿大雲寺錢鏐稱吳越王、休投以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蹈林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戸侯、王傳語曰、十四州、宜改四十州、乃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泝江西上至渚宮、高氏優遇之、館於龍興寺、亡何入蜀、蜀王建客遇之、令王東禪院錫號、禪月大師、日致茶藥之屬、嘗有內宴貫休、滿座、

休亦與焉逮曰師試誦近詩、休卽吟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撫、節、高、唱、旁、若、無、人、客皆大怒、休少工篆隸、荊州成中令汭就問筆法、休良久、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成亦怒去、又每得句、輒自語曰、只堪供養佛。嘗贈人云、風清江上水、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其自貴少諧如此。休公詩巳會禪傳者皆以爲自貴知心之難如此登鄱陽寺閣詩曰、寺樓閒縱望、不可到斜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寒江平楚外。細雨一鴻飛。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春日山行曰、重

叠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日、曾與道人期。他句如一林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塹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何年今夜意。共子老孤峰、絕句如霜刀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皆稱佳唱當時與齊己齊名、有西嶽集、十卷、吳融爲之序、弟子曇域增爲二十五卷、

論曰、吳賜如云、有唐風雅旁達。僾然靈液。遂入作者閫域。然皆假津要貫。托乘名流。以資輪翮。禪門崢嶸晚季。周遊萬里。頡頏王侯。　深既敗。宗風稍

振。會理收。時托諷喻。覽其旨趣。蓋非詩僧。

保暹

（五季）保暹、字希白、金華普慈院僧、景德初、陳克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寄行肇上人曰、舊隱湖西寺、靑靑千萬峯。來書度深雪。歸夢斷踈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重登文兆師水閣曰、重來共倚欄。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裏。從茲定掩關。寄白閣元貞曰、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垂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

名者。青門得路難。秋居書懷曰、默默蹤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後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峯。皆精婉、有貞元遺響、

(宋)德謙禪師、居武義明招山、道風遠播。機峯峭峻。不遜雲門雪竇、非深透禪理、不能領會、故不錄其公案、

(明)千巖和尚、臨濟正宗、中峯嫡嗣、居義烏五雲寺、予嘗見其語錄、宋學士濂時至寺叩請、至今猶存學士亭遺迹、婺州儒者、諱言禪、至宋學士始深悟佛乘、臨殁、作觀化帖、以儒者不識禪理爲惜、末句云、世人不信可悲可歎、今文見集中、其所得於千巖深矣、

定光佛

定光佛、姓徐、金華十九都、聲塘人、出家祥符寺、法名志蒙、好衣錦繡、往來闤闠間、句錢市蔬首、充饍、故名猪頭和尚、或伺所遺骨終不能視凡言災福皆驗在婺三十載、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堅留不可抵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寺形態顛狂見有新人過市揭簾咬其頸從者大驚驅之乃曰三結麻繩二結斷不諳其意女歸一月縊死以一結未斷也一朝往南市向人家齋甕間持棒驅出惡除厭穢穢沉底發之見毒蛇盤其下一家得全事多此類衢守異之招而

與之食。守有女。年十九。未能言。覿見師。即朗聲曰。此定。光。佛也。師曰。泄吾機者。織女也。女即坐脫。師歸渠浴畢。乃作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豬首千個。不把片。豬。陶其眞性。吾是定光。說畢亦坐脫。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火。盡燼。師眞體獨存。趙清獻公抃爲之讚。曰。散聖初來自狂走。盤飧一日一豬首。迄行坐脫世始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災。火風大士同慈喧衆口。爲霖救旱享克誠。嚮應未嘗逾所守。衢人知恩思報恩。廣殿深藏宜不朽。

月明若、慧光佛、無考、故未立傳、

邢侯

邢侯、諱植、行第九、金華赤松鄉人、母、夢、金、甲、神、入、懷、而誕。生有膂力。宋慶曆間。應武科。不第。歎曰。大丈夫生不遇時。當廟食百世。卓立而卒。鄉人立廟紫巖祀之。紹興間。命師於淮上禦敵。見陣前有神長三丈。揚旗、書、護、國、邢、九、公。軍得全勝。此後師中皆祀之。開禧用兵。疾疫大作。侯顯靈而獲痊。勅封忠佑侯廟曰康濟。又封剛應廣利忠佑侯。勅封者三。凡鄉民水旱疾疫、火盜。禱之輒應。鄭剛中題其遺像曰。氣宇不凡而猶心赤。歿爲靈神。生爲豪傑。護國佑民。恩封三錫。冕

旒衮衣萬年血食

白砂祐利侯

金華之南鄙有白砂堰三十有六首鄭輔耆尾跨古城極旱不涸極潦不潰灌田不知幾千萬畝民用饒足皆藉祐利侯靈貺侯姓盧字文臺漢末討赤眉有功嘗著顯跡矣所居即輔耆墾田號盧坂歿而葬焉遂廟食其地吳黃武六年三月大水廟之香火漂至白砂遂建廟祀之赤烏元年旱鄉民謀闢堰引水灌稻鉏畚所及纔三十步巨石嶄然隱出役夫斂手乃禱於侯一夕大雷雨空中洶洶若喊聲迨明石已闢

三十六塅以次而成、唐僖宗封武威侯。錢氏有土封保寧侯。宋政和間。乃賜廟號招利。淳熙間封靈貺侯。自漢末至今。千有餘年。靈惠顯靈。民受其賜。每歲秋。州里及他境之民。揚旂捧香。以千萬計。今欲存三佛五侯遺蹟。訪得杜伯高碑記。予節畧志之。

錢侯

錢侯、諱佛紀、行三、義烏智者鄉人、少學法於母舅鮑六郎、又師匡廬道士、盡得其符呪指訣、能驅魔祟。起危疾。一日與邪侯鬬法、從地湧起石塔、擲竹葉於水、化爲魚、冷水熱沸、卒爲神、淳祐二年、臨安火、侯往救、

火即滅、理宗勅封火應侯、立廟古盤山、一切水旱癘疫、禱之輒應、鄉民至今祀之、東陽有錢侯塑像、貌白皙。恂恂儒者。戴烏巾。金帢額。揑訣介而坐。殆即侯也。

陳侯

陳侯以行稱百廿五云、橫溪人、赤臉、睜目、昂鼻、長鬣、剛、稜、雄、赳、猛氣、逼人、少貿易、折本、囊空無所向、獵於山。生。擒。白。額。而。歸。殁後、顯靈明時盜發、用銃、鬬者怯、侯以陰兵翼之、誅其魁、搗穴殲之、封鈇應侯、廟食至今。東陽有陳百廿五相公、凡獵戶、油車之家、皆奉爲香火、其。即。侯。耶。其。非。侯。耶。

皇初平 仙

（晉）皇初平、蘭谿人、幼牧羊、忽失之、四十餘年矣、一日其兄初起之市、見一道士、言初平在金華山石室中、走索之、椎髻擁齒、猶故時容、叩其所爲、曰牧羊耳、羊惡在、曰在山東、往、見、白、石、磊、磊、以、爲、誕、初平叱之。石。皆。成。羊。飲齕萬態。初起大駭、下拜師事之、絕粒服松脂茯苓、在、赤、日、中、無、影、遂俱仙去、其地號赤松澗、相傳神農時、雨師遊此以火自焚、其松盡赤、初平得道、因取以自號、與張子房所云赤松子不同山腹爲觀、觀傍古松百餘、丹井出焉、熙寧中、道士且食、忽見松間羣雞皆振

羽鳴。異。而跡之、有物如彈丸、光焯然、如電欲流、懸掬
而置之奩、俄、指、脾、灼、大、訖、謂此、必、丹也、欲救而吞
之、則化爲蟾蜍、色如瑩玉、伸手攫之、透指而出、遂失
所在、至今深夜凉月高秋。時見神光浮峰頂上下。其
形如鳳。沈約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眇難測。
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駢於此陟。
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
何時當來還。延佇青崖側。唐宋邕詩曰、莫道真遊烟
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舞春常在。洞口人間
日易斜。一水暗迴低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

隊難收拾。吃盡山中苦勝花。或載曹唐

馬自然

（唐）馬自然、名湘、建中元年、八月十五日、南自霍山、至永康延真觀前、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已而果然。忽大風震雹。石作數段。刺史楊發昇其兩石入郡齋、以其二置龍興寺九松院、霜皮鱗皴、各高六七尺、深三尺、故根尚存、其時他山松、亦有化者、湘為人類風狂、能與人治疾、不用藥、但以竹杖擊病處、或指之、吹杖頭、如雷鳴、疾即愈、又喜為詩、相傳其登泰山詩曰、太初一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

天目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含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馬自然不知何許人、浙東志載馬湘錢塘人、或曰鹽官人、少爲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溪即逆流、旋飲酒白塔巷酒肆、醉謂主人曰、我今且仙、無以酬宿逋、乃出囊中藥、點酒器、並爲紫金、宋大中祥符間、卒、瘞於杭、明年東川奏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人發其塚、止存竹杖、其即此人乎、

趙炳 與衡

漢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即伏、地、可、縛、以盆貯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炳與閩人徐登遇烏傷溪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水、水爲不流、炳即禁枯木、木遂生荑、其道貴清儉、惟酌東流水、削桑皮爲脯、禮神行禁、所療皆除、後炳東入章安、今臨海縣人未之知、炳乃升茅屋、燃鼎而爨、主人驚呼、炳笑不應、炊畢、茅無所損、又嘗臨江欲渡、舟未發、炳賜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百姓信服、從者如歸、章安令以其惑衆殺之、而民爲立祠曰、趙侯廟、至今蚊蚋不入、今白嶽大帝即其人出天台志

論曰、二宋精修絕衆。實安期羨門之流也。況寄跡幽勝。託賞藻翰。著撰之家。類喜稱述。馬湘知老松化石。輿圖並載。趙炳好爲穢僻。事怪典常。然范史抱樸子皆稱之。趣舉方聞。豈能獨遺哉。

方技傳

戴思恭　朱震亨醫案附見

(明)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浦江人洪武中爲太醫院御醫、寵賜優渥、三十一年、上不豫、罷出御左順門、召諸醫侍疾無狀者、皆付獄、獨原禮曰、汝仁人也、罪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侍疾者、拜原禮院使、諸王

人臨、太孫爲道前語、皆勞原禮有加等且爲贊詠、方文皇帝爲燕王、時嘗患瘕、久不愈、名原禮、原禮視疾已、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曰得之矣。投之以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蛭也、原禮之學、得之朱震亨、震亨初習醫時、方盛行大觀方。震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爲前却。古方新病、安能相値乎、於是出門求師、走宛陵建業、不得、還至武林。乃得羅司徒知悌、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也、得金士劉完素之傳、名守眞人稱劉河間震亨造謁、十往返、不能通、震亨乃立其門、大風雨不去。或告羅曰、朱彥修、江南名士不可失、知悌遽

見之、如故交。言醫之要、必本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又長沙張仲景詳外、東垣詳内、必兩盡之。方無所憾。醫家大吉拈於數語區區之學、泥之且殺人、震亨聞之、夙疑氷釋、學成而歸、每治疾、巧發奇中、諸醫皆驚、或訕且排之、卒乃大服、皆願爲弟子、大江以南、莫不知有丹溪先生者、江浙省臣討閩深入瘴地、病還、將北歸、震亨診之、曰二十日死、倘在三衢時。召我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也。如、期、卒、於、姑、蘇、又權貴人、以微疾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震亨人診、不言所病、出告人曰、三月後。當入鬼籙、尚以貴驕

人耶、亦如、抑死、一少年病熱、兩顴火赤躁而走於庭、不自禁、將蹈河、震亨曰、此陰證也。製附子飲之、衆皆愕飲、已、疾如失、一女子、狂而譫、如鬼憑之、切切私語、求震亨治、震亨披帷掌其頰、責其有外心、女驚啼、侍者亦訝、已而疾、良已、蓋是女已字而逾時也、他奇多若此、在諸書中不載、原禮初學醫、即師震亨、震亨盡以其業授之、而醫益有名、治多奇驗、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浮則表證虛則不宜以淹延發汗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

要、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諸暨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易衣、不至、怒、遂厥、如死、灌以蘇合香丸而蘇此後聞人步重或雞犬聲輒、厥原禮曰、脉甚虛○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參芪補之○驚、漸、減、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常挾重纊、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用胡椒煮伏雞啖之、至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雖能取痰○祇以益病○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回、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

灑服之、竟瘳、姑蘊朱子明之婦病、每長號數十聲、暫止復號、人以為中癘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蘊人也、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如升浮雲、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補虛定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心包絡積污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內子病熱、妄見鬼神、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應、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

用李杲即李東垣以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此宋文憲濂所記原禮醫既有名與中高士王賓願受方書原禮曰北面拜受乃與賓不肯一日原禮他出賓入室取其書去賓不娶臨死以書授盛寅侍文宣兩朝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執一定之方。治無定之病。刻舟求劍。不究軒岐微旨。宋之錢仲陽獨能發遺經之秘。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氏之學。朱彥修得之最

深。大江以南醫本內經。彥修發之也。原禮其高第弟子。用心最篤。造詣最精。故察症無不中、昔司馬子長作倉公傳。所載治病之狀。甚具。予因采掇宋氏之文。列之於傳。朱彥修依元史載文學傳。其醫法則附見於此。

虞摶

虞摶、號天民、義烏花溪人、其醫初法丹溪、應手多驗、著醫藥正傳盛行海內、至於晚年折肱之餘匠心獨契、以神術名兩浙、復著方脉發蒙、域外奇觀證治真詮等書、散失不存、已而族孫國鎮、令香山、病劇、得國

于熊翁藥之而愈翁年百歲飄然若仙出證治眞詮示之曰此君家天民書也吾挾此以遊大江之南活人多矣君其布之于得眞詮觀之多類戴復菴證治之法復菴師丹溪而其法不純乎丹溪觀戴氏證治可見也凡學必至之而後能知之眞知之而後能傳之今天民書具在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妨使其術昭揭古今惜予非其人也謹錄其概以待後之留心濟人者原書無醫案故不及錄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官傳一

范汪　袁宏　山遐

（晉）范汪、字玄平、少孤貧、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從温嶠平蘇峻功、賜爵都鄉侯、累佐庾翼軍府有名、桓温代翼爲荆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温頻請爲長史、江州刺

史皆不就、自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論者為之歎恨、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人有機辨、謝安領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守東陽、安祖之冶亭、時賢皆集、安以一扇贈行、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卒於郡、郡人思之、為立仁風坊、所著有東漢紀、咏史詩、東征等賦、

山遐、河內懷縣人、濤之孫、簡之子也、建元中為東陽太守、政尚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因多重入、豈郡

多茶蔘、抑楚蒭之下、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蕭然、

殷仲文

殷仲文、義熙間爲東陽太守、能清言、善屬文、嘗登三叩山、慨然悵望、後人思之、名曰峴山、秦置縣曰烏傷、屬會稽、吳始置郡曰東陽、唐曰婺州、後晉曰武勝軍、宋曰保寧軍、明初曰寧越、後名金華、凡言東陽、即今金華、

論曰、仲文在婺、有惠政、使人思之、以名其地、而以末路爲累。人諱言之。廣輿記因易爲仲堪。然以庾信枯樹賦考之。其爲仲文不易也。此地實蒙其恩。豈可因其晚節而削之哉。

蔡興宗

宋蔡興宗、濟陽考城人、謨之孫、廓之子、孝武之世、以吏部侍郎侍中、出爲東陽太守、清望蓋代、位至端揆、今郡南三十里之長僊源、有興宗祠堂、碑記俱存、

伏暅王志

南齊伏暅、字玄曜、平昌安邱人、曼容之子、幼傳父業、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齊名、爲東陽郡丞、在位清恪、車服麤惡、郡多麻苧、家乃至無以爲絕、其厲志如此、後屢典名郡、俱如在東陽時、遷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之職、

王志字次道、脩虔子也、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値至日、各釋還家、約期而反、已而皆反、一人後期、主者請捕、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日果至、以婦産告、人服其威信、

沈約蕭子雲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南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拜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在郡登玄暢樓、嘗賦八詠詩、一曰登樓望秋月。二曰會圃臨春風。三曰歲暮愍衰草。四曰霜來悲落桐。五曰夕行聞夜鶴。六曰晨征聽曉鴻。七曰解佩去朝市。八曰被褐守山東。前七章

止吉羈宦思鄉傷離戀闕之意八章乃言守發事其詞曰被褐守山東守山東山東萬里鬱青葱兩溪共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隱軫下睇亦溟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溪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尺注懸淙掣曳瀉驚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膏滴瀝石乳室穹窿峭崿塗彌險巖阻步絕通舍乎生之所愛歘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悵耶衣之末褫揖林壑之清曠事民俗之紛詭幸帝德之方升值天綱之未毀既除舊而布新故化行而民從播趙俗

以南徂扇齊風而東靡乳雉方可馴流蝗庶能弭清
心矯世濁儉政革民俗秩滿撫白雲淹延事芝懶其
思深永體兼適怨有風騷之遺唐世因改名樓曰八
詠而刻詩其上約他作有去郡別吏民曰微薄叨今
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餙駿去闕
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期霜載凋秋
草風山動春旗無以招卧轍停望後相思泛永康江
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
來臨覜信永矣望美暖悠哉寄言幽閨妾羅袖弗空
裁遊皈山曰平子去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春草

王孫自不歸路高村反出林長鳥更稀寒雲間石起。秋葉下山飛西河方閱訓詁得解勃衣。他事在梁史、不具載、自約後最有聞者、爲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喬太同七年、以散騎常侍、拜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子雲風神閑曠、任奸不群、弱冠積學、善草隷書、爲世楷法、百濟有使人至建鄴、適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候於渚次望船而拜、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所求惟名迹耳、子雲乃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善書、高祖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今見特迹、遂逼於卿、子雲著晉書百十卷、其

在東陽有贈海法師遊甑山詩曰直心好邱壑偏說
幽棲人忽聞甑山旅萬里自相親沉寥睨霖霽重疊
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路起塵動予憶山思惆悵
惜荷巾
論曰金華僊都也攷諸前史謝玄暉欲爲東陽江一
祏不與遂至相怨豈非以地値近甸巒容川色耿
帶郊郭足以洽高人之勝致發其清懷乎官此土
者苟能宣猷布化繼武龔黃尙矣其有風流名牧
調瑟之暇寄情篇什披露山川因以鼓吹風雅又
寧可畧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瑯琊人、儉之孫、僕射暕子也、七歲通周易、十五射策高第、歷官侍中國子祭酒、以戎昭將軍出守東陽、爲政寛惠、吏民懷之、末期年、卒於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時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知經術、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每述禮易義以訓諸生。右衛朱异方貴用事、休下日、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常指异門曰、此中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謂承及弟稚也、時稚亦繼爲東陽守、

何烱

何炯、字仕光、爲永康令、以和理稱、民懷之、祀於霞裏山、曰故鄉祠、暨唐兼祀周王二令、曰三長官祠、周與王蓋逸其名云、

論曰、漢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兼知賈誼之才、而薦之。賢矣。司馬遷去其時不遠、已逸其名。周與王其永之吳公哉。

章昭達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始從高祖起義有功、爲定州刺史、留異擁衆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異知朝廷必東討、塞江爲守、昭

達名導官軍自暨陽走義烏遂抵城下異驚廹遁入閩依陳寶應昭達再以都督將兵踰嶺頓於建安連戰破寶應擒異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昭達性嚴刻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所向有功然每飲會必盛陳伎樂云

崔義玄

（唐）崔義玄永徽中守婺州睦州妖婦陳碩真反僭號據州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妻言碩真自天還能役使鬼神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

以叔黨爲僕射、攻睦州、州下之、遣將董文寶以兵四千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眞有神靈犯之必滅、衆恟懼、不前、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或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乃命玄籍爲先鋒而義玄統衆繼之、至下淮、戍擒其隸數千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楯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用命。命撤之。士卒競奮。賊衆潰斬首數千級。進至睦州。降者萬計。遂獲碩眞斬之。餘黨悉平。拜義玄御史大夫。後宋宣和賊方臘反、據險曰萬年樓、即碩眞故地云、

論曰、能奮其知勇以捍大難。殲巨寇。固疆圉。以衛百姓。此守土之大功。保民之除患也。循法革弊。清理賦役。次之。積穀預備。以救饑荒。次之。嚴保甲以除盜賊。次之。明聽斷以雪冤枉。次之。表賢德以振風教。次之。反是以觀。則守土之罪。亦可得而定矣。

沈淸　黃碣

沈淸、烏城人、大曆中爲婺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浙東西觀察使韓滉使淸勒兵禦賊、至汴口、力戰而死、贈衛尉少卿、立廟以祀、

黃碣、閩人、防爲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其治婺州、

有能名、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披田畝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遂遇害、人皆憫之、

論曰、沈黃二公。官於婺而致死於他者也。然而猶吾婺之良牧也不可以不志。

王仲舒

王仲舒、字中、并州祁人、元和中州旱疫、人死徙幾空、仲舒爲婺守五年、閭里增完、按劾贓吏、州部肅清、監司以聞、乃加金紫、

杜暹

杜暹、濮陽人、爲婺州參軍、其家五世同居、暹事繼母孝、在任多惠政、秩滿歸、民或以紙萬番贐之、止受其百、民乃歎曰、昔廉吏受一大錢、此何異哉、
論曰、參軍幕官、即今之經歷也、府志載唐婺守四十四人、而號賢官者五人、暹以參軍、與焉、人顧可以官卑自廢哉、

洪公

洪公、字少卿、其名亡、貞元十七年爲蘭谿令、信以待人、勤以集事、賦均而民和、節度使盧群、稱其如精金百錬、良驥千里云、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貞元中及第、以監察御史裏行、出爲東陽令、建中元年、奏課爲浙東最、拜殿中侍御史、在東陽時、送前政顧令詩曰、祖帳臨蛟室。黎人擁鷁舟。坐籠高士去。繼組鄙夫留。白日落寒水。清風遶曲洲。相看作離別。一倍不禁愁。將赴湖南、留別東陽寮友曰、智力苦不足。黎甿殊未安。忽從新命去。復聯舊僚歡。曉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氷堅細流咽。燒盡亂峰寒。耆老相餞送。兒童亦悲酸。桐鄉寄生然、欲話此情難。蘭谿棹歌曰、涼月如眉掛柳

瀠。越中山色鏡中看。蘭谿三月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燕溪亭曰、燕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又去。一汀烟雨杏花寒。叔倫去思碣、陸長源文、宋淳熙中、移其石於郡齋、

錢藻

（宋）錢藻、熙寧間知婺州、蘓軾送行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蘓遲

蘓遲、轍長子、字伯克、建炎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奏本州自皇祐初、額羅一萬疋、今增至六萬疋、乞寬郵得

請如皇祐法、後遲遂家於婺、葬蘭谿靈洞、民爲祠以祀、婺之蘇氏自遲始、簡字伯業、遲之弟、累官帥廣、又帥洪、有山堂集二十卷、詡簡之子、累官江東提刑、有拙齋集、籀遲之子、累官夔府參議、少侍穎濱、見稱晁以道諸公、有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維揚人、紹興中知婺州、州額貢羅萬疋、後歲增至五倍、民大絀、居正三具疏、請減如額、復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不可、督益急、居正持其檄、不下、復疏陳五不可以請、遂得罷、他日居正道過婺州、

州人迎拜曰、公去婺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居正素與秦檜善、及檜執政、乃失望、居正見上曰、秦檜欲圖中興、臣所心服、今設施止此、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終身恨之、額羅以蕭遲言罷矣、如何又增至五倍、豈暫罷而復增耶

吳芾

吳芾、官婺時、轉運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非胡桃紋、鵓鴿色、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深山窮谷之民。以炭為業者。惡知所謂胡桃紋。鵓鴿色也。上方躬節儉以新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為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況

附火取温煖而已。豈較炭之紋色耶。

李椿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乾道中知婺州、會詔市牛筋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爲收前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朱熹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洪邁

洪邁、字景盧、江西饒州人、皓幼子也、登紹興進士、歷典大郡、淳熙十一年、出守婺州、政績卓異、婺軍素驕、一日請以緡易帛、所司難之、遂甲而譟、邁擒其渠五

十餘人鞫首惡斬之一軍肅然孝宗聞之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如此又奏繕境內陂湖塘堰八百三十七所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諡文敏邁與兄适遵皆有文章名致貴顯邁尤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在婺常撰唐人絕句萬首歸老時進御重華宮孝宗嘉歎賜資優沃又書博洽堂三字以賜稽古之榮一時莫逾所著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洪遵以詞科中選郎入館以不附秦檜乞外通判婺州有惠政嘗修東陽志十卷婺之有志自遵始

趙汝安　蔡沆

趙汝安、字茂實、以宗室子知婺州、嘗薦何基王柏於
朝、

蔡抗、字仲節、建陽人、元定孫也、蔡氏自牧堂老人至沉兄弟、皆績學不仕、暨抗始顯、以淳祐十一年知婺州、初下車、即踵何基王栢之門、請主教麗澤、而婺之人士、始興起於學、

范之才 姚舜明 蕭振

范之才、宣和二年九月、以朝散郎官婺州、不詳何職次年重築郡城、以防睦寇、

姚舜明、嵊縣人、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郡盜響應、連

陷杭睦衢婺處歙六州、舜明以兩浙提刑爲婺州通判、遂權州事、時道阻不行、舜明乃招集流亡兵數千、穿賊境入郛、晨登城以覘賊、賊飛矢雨集、舜明乃以石擊賊、賊少却、開門出戰、賊遂大潰、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政和八年進士、爲婺州司兵參軍、方臘寇東陽、群盜競起、婺卒懷反側、欲叛應賊、官吏震惕、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數千人、日習戰以備不虞、異謀遂息、方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傭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而民不擾、

胡埜婺州教授、方鳳冠婺、壁以勇武自奮、遇害、舉家皆歿、詔贈奉議郎、廕其二子、

陳天瑞

陳天瑞、字景祥、臨海人、咸淳間爲長山令、有能名、師事王柏、明性理之學、志行廉潔、宋末隱居不仕、詩文古淡、做陶靖節、所著有甲子集五十卷、宋亡、婺州七邑令不仕元者、惟長山令陳天瑞、義烏令周密、周容、字公謹、號草窗、錢塘人、工詩典雅、兼善書、晚乃歸老弁山、號弁陽老人、半軒集有題周草窗畫像曰、宋運既徂、杭有弁陽周草窗、志節不屈、觀其自讚之詞、可

概見焉、所著書曰志雅堂雜鈔、癸辛雜志、齊東野語、浩然齋視聽鈔、絶妙好詞、藝流供奉志、蘋洲漁笛譜、載金華雜志、然府志義烏令無周密、蓋遺之也、

舒邦弼汪綱

舒邦弼、蘭谿令、宣和三年至任、當睦寇焚掠之餘、閭閻蕩析、邦弼多方撫綏、卒能還定安集、建縣治、創新修舊、百廢具舉、一時歌頌、

汪綱、黟縣人、蘭谿令、紹興中至任、決擿如神、歲大旱、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計傭以食、又請假常平錢爲糴本、循環賑濟、全活甚多、部使列爲一

道荒政之最後以流言去職民相率投匭直其事

江文衡孫度高參

江文衡字平叔衢人嘉定中知蘭谿孫度高參無考

吳師道曰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諸長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是數百年所稱道者僅此可勝歎哉蘭人至今據吳正傳數語相傳為賢守云

論曰為民父母苟有實惠及民則雖相去數百年人代屢易猶將樂道其事以思之至於其事不傳則樂道其名至於其名不傳僅舉其姓而牙類之

聞尚有餘芬如赤子離懷聞其母之聲而郎嘉者誰謂良吏可爲而不可爲哉嗚呼世遠年湮則雖刊碑而頌建祠而祀猶未深信而取憑乎賢者之一言非能文君子孰能如是而言之見信於世又豈徒以其文哉

徐丞

徐丞亡其名宋建初官蘭谿丞時縣令邱宜教因上元會同僚宅眷徐妻赴席歸尤其夫曰爾官序去知縣不遠今知縣宅眷華衣盛飾我欲一釵不可得使我面慚丞曰汝欲一家骨肉相保且粗衣淡飯度日

若做得守倅郎便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便要奢華非上盜於官即下取於民一場敗缺官休身辱連骨肉也難報妻曰何至是也丞曰縣丞極難做凡斷詞訟百姓得理則喜失理則怨公吏之背得意則悅失意則怨怨怒交至舉目窺伺一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始矣未幾郎字被訟謫臺勒官取勘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膺二子以壽終於家

孫伯虎

孫伯虎承康尉陳亮薦之於叅知政事周葵曰伯虎

文章清古議論純正臨機精敏涖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煩劇而不亂民有訟皆請於州願決諸尉及徧邑篆民相戒毋以事至庭汞人德之祀諸名宦

王霖龍

王霖龍三山人景定五年爲浦江令奉公勤政百廢具舉民有兄弟訟者愀然曰是令之化未孚也乃授以孝經俾朝夕誦由是感悟和好如初嶠村坻久不輸賦移文責之民欣然相率拜庭下曰吾侯清聲稔矣何幸得親見悉完積負後轉奉議郎

徐汞益

元徐永益金華令字友直平陽人至正間任王褘嘗曰婺之屬縣六十年爲令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義烏周自强武義許廣大金華徐永益是也

怯失烈

怯失烈字吉甫蘭谿令至正間至任以清靜爲治惠愛爲心門無私謁庭無健訟吏不敢縱民不敢欺時詔賜天下年九十者帛二疋八十者帛一疋烈周歷境內雖窮山絕壑必親臨其家手授之帛爲道天子隆恩召其子孫而勗以孝養焉

論曰吾所見今養老者三矣詔書初下百姓鼓舞

稱慶。久之則寂然無聲。或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亡十之二矣。又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又亡其十之二矣。比至其期、或賜十而給六焉。或賜十而給五焉。窮鄉之民、輿擡至邑。計所得僅足以償失。各邑類然。嗚呼、如怯失公者。不誠曠代一人哉。

亦憐真

亦憐真、字毅齋、義烏達魯化赤、爲政明敏、仁恕以恩信爲本、時田政久廢、徭役不均、乃覈實畝以定賦役。值歲歉、田使者將徵其稅、力言之、得免十之八九、民深德之、修學校、勸農桑、一切縣治官舍類廢者、盡新

之民為立去思碑

周自强

周自强義烏尹至正間任為人性度寬厚周知物情政治大行民畏而愛之

劉元

劉元大都人元統初為武義尹惟携一子一僕剛毅廉介一錢不取時浙東憲司搆一公堂俾元斂材建鼍元不從出曰一公何在竟拂衣歸

許廣大

許廣大天台人以進士為武義尹政聲甚著仇忤於

不決皆來賢成、熟溪水潰岸崩、廣大築石堤以捍水患、民稱曰許公堤祀名宦、

論曰、元制邑有達魯花赤以監政、有縣尹以出政。終元世每縣合不下四十人。通七邑計之將三百人而可志者如此甚矣循吏之難也。

王宗顯

明王宗顯、字仲良、和州烏江人、洪武初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延聘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按洪武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乃戊戌年冬十二月、遂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至壬寅二月、苗兵反、苗將蔣英始殺參政胡大海、宗顯爲寧越知府、乃在明祖初克婺州之日、至壬寅已三年矣、蔣英之亂、孫炎諸人、皆死於婺、未審宗顯何如

張熙

張熙、洪武初爲金華主簿、及去任、朝廷遣使巡浙東郡縣、問民疾苦、邑民乃言數年前有張主簿愛民甚、民至今思之不忘、願得張君復來、使者以聞、上嘉歎、

郎命爲金華郡守以慰民望尋遷侍儀使再出爲紹興守

論曰書云明四目達四聰古帝爲治四海之廣生民疾苦如在臥榻而可以舉手濟之非恃一己之聰明也必將寄耳目於近臣明之巡按天子耳目之官也而所以運此耳目者全在人主之心人主之心失其聰明之宰則雖一己之耳目尚不爲用況寄諸人以爲耳目者乎積痾既深巡按之官不但不能達天子之聰明而反從而亂之於是乎其官亦廢明祖御臣以嚴左右不敢相嘗以僞故末

吏之賢。得以上聞。朝、主、薦、而夕、知、府。豈、必、循、資、格、哉。

石玥

石玥、字信之、山西應州人、正統間知金華、適括寇起、繕城積粟、軍民仰賴、都御史軒輗奏其力弭盜賊、食足守固、民怙其仁、兵懾其義、賴及旁邑、玥既去、遂起復還任、超陞福建左布政、累官禮部尚書、

處州賊葉宗留等起、正統戊辰、巨猾陳諫胡爲之倡率、分兵四出、金華屬邑皆受焚掠、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奉命討賊、立砦於蘭谿南界、以禦寇、前

後討擒賊黨數百人以功陞按察司副使朝廷復遣都督徐恭借成等討賊賊首葉宗留降陳諫胡等以次就擒惟陶得二引餘黨竄匿大山中招之不服景泰改元得二衆復聚出爲寇勢猖獗敗徐恭兵殺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成因進兵武義樹柵爲城以禦之且戰且撫賊黨解散得二懼復與四十餘人逃入山中可計日而殲或忌其成功旁沮之而賊勢復盛掩至柵下因風縱火官兵潰成遂遇害朝廷贈官賜謚配享越國公胡大海祠成死婺州之人如喪考妣

李嗣

李嗣、字克成、南海人、知金華府、民謠云、廉明李刺史。愛民如赤子。祈晴便得晴。祈雨便得雨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正德四年知金華、勁强莊敏、雅尚文理、集正學編、金華文統刻於署、

論曰、文統選例甚嚴。類皆理學之文。蓋祖述呂東萊宋文鑑黜浮崇雅之例。其趣向可知矣。趙公能詩。見錢牧齋明詩選中。

劉澣

劉濂字惟馨涪州人正德初以戶科給事中論劉瑾芸官瑾誅起知金華府濂爲人貌莊行古推誠待人人亦不欺清操自持不折節上官請託盡絕爲政崇大體重風教文詞雄偉頃刻數千言嘗追復先儒何文定公邱墓又疏乞何王金許四先生從祀孔廟疏曰奏爲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竊惟道之顯晦有時人之抑揚有數時可矣而道不顯是天欲終晦之也數可矣而人不揚是天欲終抑之也然道顯則人亦揚顧所遭何如耳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闡道者衆黃幹乃

其嫡嗣幹爲臨川令。金華何伯慧適爲縣丞。因命其子何基師事焉。幹一見器重之。因告以聖賢之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乃悚惕受命。於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漸意。愈出不窮。學者翕然從之。斯道遂大盛於東南。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王柏。資禀英邁。勇於求道。盡探何基之秘。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講師。鄉之耆德班白。皆執弟子之禮。而師道爲之再盛。然則繼何基者。非王柏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盎然春融。怡然

氷檗。訓廸後學。諄切無倦。宋祚將移。樊襄閫急。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遂不復仕。觀其所克拓。所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益擴之。然則繼王柏者。金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鉤深。以聖人爲準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爲折衷。其規模益宏大。其涵蓄益深遠。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楊吳越。不憚千里。指來受業。四方之人。以不及其門爲恥。當時中外名臣。薦者百數。至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觀其所體驗。所著述。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益充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成化間按察司僉事

辛訪亦皆具奏俱請從祀。未蒙准行。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王金許之書。學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嗚呼。爲是說者。或未多得何王金許之書而讀之也。何基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墨林類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攷證。補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大學疏義。尚書表

註大曆初廉訪使鄭乞中。曾上其書於朝矣。許謙所著有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觀史治忽幾微。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國初亦已梓行矣。雖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之顯行於世。其發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其視吳澂許衡。蓋不知其孰兄而孰弟也。臣學不足以博古。才不足以通今。未望聖道之蹊徑。安敢品題道學於數百載之上。但質之以大儒之格言。以觀其取與否。考之以諸儒之操存。以觀其醇與否。參之以其所著述。以觀其足。以發明聖賢之道否。參之以天下之鬻慕。以觀

其有淑於後學否今儒先之許可旣如此諸儒之襃存與其所著述又如此天下後世學者無不尊仰又如此則人心未嘗一日而忘諸儒之功也臣望陛下隆眞儒彰明道統乞勑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黄榦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不至淪没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臣是以不避僭踰合行具本差吏傅暹齎奏以聞疏上不報公方會萃金華藏書將與蘭谿姜麟纂修府志未旣解任去其去思碑記尚存府學

姚文炤

姚文炤、字在明、莆田人、嘉靖九年、知金華、抉隱決冗、剔蠹懲姦、新黌序、治橋梁、均徭賦、通鹽鹺、復豪右久役之産、決津要殺人之獄、賑屬邑饑殍、全活萬計、其至心爲民如此、又葺麗澤四賢書院、建章文懿陸鶴山諸祠、尋以政最遷、老稚塞道扳留泣下、爲立生祠、勒石紀思、時有十美政之謡、遍傳郡邑、而以爭復折粮爲首、明初定賦、視田肥瘠以爲輕重、重則起運本色、次則存留、而京庫折銀、謂之輕賫、明祖下婺、知婺山田磽瘠、故全浙折粮共十萬五百石、而婺獨派十萬石有餘、此量地制賦、非有私於婺也、弘治間、湖州

屬邑偶値災傷、其民妄訴借撥金華折粮、以輕彼賦、上司不察、屢有紛更、至嘉靖初、本府折銀僅存二萬三千、餘石、全婺緣此每歲多派粮銀三萬餘兩、不勝疲困、永康金華民、應全申、晃施大木、乃倡奏復之議、列狀司府、時郡守劉欒、張鉞、相繼力爭、仝等赴闕哀奏、大本道亡、而全與晃、嘉靖十一年、復隨郡守姚文炤赴省爭復、文炤與湖州守、面質於布政司、辯論百端。義形於色。三司會勘、至嘉靖十二年、准復折粮二萬一千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併前共四萬四千三百餘石、民困稍舒、至嘉靖十七年、衢州里長奏

懇撥湖州折米、督糧道妄將金華原復折糧數內撥與衢州二千九百石、撥與嘉興六百九十石、撥與湖州三百十石、共撥去三千九百石、時申晃已故、其弟申蘭與應全仍具情奏復、院司會議、折糧分撥已訖、乃將本府原派杭州倉糧四萬六百三十八石、改作預備輕賫、民亦便之、後姚文焰官浙江布政司、檄府縣給匾以旌全等云、

論曰、吾郡以薄征減稅、惠桑梓者有三、一則湖侍郎奏免衢婺身丁銀、二則王得志奏請七邑停征、三則應全申晃施大本奏復折糧、胡公居高進言、

惠普而事易王得志入幕代作意善而力省應全等以亡一介布衣赴闕叩閽事歷數年中經變故一則在道身亡一則兄終弟繼卒能申明祖制以紓鄉國厥功甚偉然姚公等亦與有力焉覩其與湖守爭論義形於色非休戚同民而能之乎至於位浙藩表義民一事而始終其間眞一郡福星矣

李一元

李一元字誧卿直隷建德人嘉靖間知金華府一元爲人剛正明察周知吏情誠僞凡有施爲出人意表每視事吏抱案牘侍立股慄不敢出聲訟者數言曲

直立辨、折獄平允、迅速兩造不費一錢、賦則酌輕重爲先後、緩征檄旁午、未嘗遣督郵下縣、時方征海督府重歛、峻急以誤餉被劾、仍以公論得免、躬尚儉約、僚屬化之、歷五年不調、或謂其無尺書以投政府、公嘆曰、吾豈以一官易所守哉。仍以憂去、八邑士民爲立生祠、

張朝瑞

張朝瑞、直隷海州人、進士、萬曆十六年任金華知府、居官以重道造士爲先、聞郡有何王金許四先生、慨然曰、吾從此得師矣、即建四先生祠、聚郡之弟子、讀

書其中、朔望延請、各薦紳講學焉、又開梅沙河、引秀水至城東、城中從此科第日盛、尋陞金衢道、

倪祥善

倪祥善、南直桐城人、貢士、崇禎十五年爲金華同知、清廉有惠政、適東陽許都反、師及金華、郡城戒嚴、時公署府篆、力爲保障、民賴以安、亂定、治諸從叛者、但誅渠首、餘皆釋之、直指上其功、陞處州知府、故老相傳許都之亂、其時平盜功金華令徐調元獨多、弘光立南都、朱大典惡而殺之、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正統初爲金華通判、因旱奏請

寛貸使貧民得贖其子女、又奏免遞運船十隻、及八寶山採辦銀課、實於民一介不取而自甘清苦、見名宦錄、

阮元聲

阮元聲字無聲、號霞嶼、雲南馬龍人、進士、授金華推官之任、甫踰冠、清采如玉、温然樂易、而内藴精明、在任六載、清名遠播、而通達國體、善折獄、倪郡有大疑獄、必移以訊決無虚日、推士若不及、諸賢入婺、門無停轍、詩文之交、座客常滿、才名甚盛、以高第入爲吏部主事、晉員外郎、典陜西試、卒於使車、時年三十三、

金華人士聞之、莫不流涕、公在任時、所輯有劉孝標沈休文合集、金華文徵、金華詩粹、呂東萊大事記、皆刻於官署、

阮公撰文徵詩萃。多出金華縣學教諭楊德周、德周、號齊莊、鄞縣乙科、德周於金華之書、無不經其漁獵、乃撮其精華、作金華雜志五卷、其書類珍珠船、鶴林玉露、其自序畧曰、此地經志之外、史學則事記（呂東萊大事記）前編。（仁山通鑑前編）三長擅其名、類苑則考索（山堂考索）淵海。（記纂淵海）萬卷彙其賾。徵信則賢達敬鄉。（賢達傳敬鄉錄）千秋表其芬。小子則所謂呂氏軒渠。鄭氏

塌碎云爾。殘山剩水。自知無當於品題。蔓草荒煙。所願微存其姓氏。愛我者必剩為無用之學、知我者且憐其有托之鳴。德周嘗為詩、嘗刻其所作於雜志、其一尋清風樓曰、為訪風光好。樓臺何處尋。翠微閣郡郭。睥睨倚雲岑。水遠孤城迥。天寒絕磴陰。荒碑堪弔古。苔蘚未全侵。其二登八詠樓。決決歌八詠。出守擅風流。高眺延朝爽。長吟起暮愁。迴峰雲入棟。積雨水明樓。莫論齊梁事。千秋調自適。繼阮公而司李者、為吳公載鰲、字嶠菴、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風雅相等、而詩學過之、吳賜如曰、公

爲人恬曠夷雅、沉深好書、簿書手板間、往往與鉛槧相亂、詞客屨相錯、片言出莫不自失、其與人交、爛然天真、人不忍欺、時通籍逾十年矣、敝車羸馬、大布之衣、寒暑不易、家人子日食脫粟、顏色睟然、其去郡、惟圖書數十卷、兩奚椎結、攜襆而行、給諫姜應甲、貽以羊石一枚、答之三詩、曰、文饒平泉庄一石獨醒早。何如初平羊。眠雲嚙瑶草、樸極生幽致、叩之何泠泠。臣心氷雪白、石氣對含青、別思臨江雨。蕭蕭楚客情。孤舟將石去。不必問君平、又作懷金華二賢詩、曰、孝標實寓公。駱承乃起義。俱秉

千載向、秋霜揭貞幟。隸事既取憎、草檄更誰媚。山
水含幽光。冰心銘傲吏。其二曰、文雄今幾見。感慨
託名巖。書未山靈發。崖先鬼斧劖。嵐青朝熱涉。烟
紫暮空啣。曾見絕交論。寂寥無不堪。同時有兩吳
公、其一爲蘭谿令吳國琦、號雪崖、桐城人、進士、爲
令斂練有守、惠理著聞、吳賜加稱其貌、備格清、霍
若霜鶴之在高秋。雖爰書盈庭、恆有獨往之意。蕭
然深山大澤、閒人莫得而測也。又言國琦湛於內
典、有高世行、以內艱去官、僦屋秣陵市中、居止單
陋、茹蔬瀹茗、似苦行頭陀、其於詩好言少陵、稱其

眞樸處人所難到所著有水香閣草臘月三夜月
曰緑紋生歷歷臨鏡擬江妃郵樹忽孤出水禽相
對飛非關添客况亦自助寒威何處懷人切開簾
恰上衣雪意云雪意驚高鳥風聲滿櫟林郵烟衙
水渡孤磬隔峰沈琴止燈初寂江寒夢不深勞册
砂岸泊漁父暮相尋南郭有所邏曰東峰連洞府
雨水護孤城更有一山秀朝朝與送迎燒青官渡
亂沙静野凫行委曲郭南路遥懸驛吏情恰似瀫江驛景
武林公署有所邏曰朔來思揖客至此午初沈一
葉長廊下能生静者心渡江何處雨窺坐隔簾禽

五斗非吾意。逢迎不可禁、他何如倦夜醺銷後。霜寒夢返時。燈火意何靜。川原別已深。郵孤燈火夜。水潤鴈鴻天。江氣潮初動。詩情雨後孤。棹偏移閣勢。山欲學江空。雲平不辨樹。霜滿欲迷橋。交更想來作。青微惜古今。羣峰當聳寂。孤棹破江來。皆清逈高素。似其為人。吳賜如又截汪左司馬道昆、字伯玉、欲入、衆進士、令義烏時、乍市弱冠、精斂廉斷、决無所避就、威惠甚著、在婺時、樵草蕃實、其後倡白榆社、主盟詞壇、招胡元瑞入白榆社曰、結社枌榆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

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喜方翁恬至肇林、時作佛事白、有客維冊漸水濤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討日經三熟祇樹彌天近百壽春足特參無量壽觀身那得未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刹莫向流砂問陸沉送張虞部調常州別駕還燮覲省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落日梁溪棹平蕪漵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潚逐臣纔幸爾遭微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祥作客才難盡寄親願不忘清時多雨

露之子慎風霜

論曰自楊先生齊莊以下凡四君府志宦跡所不載皆從附記治此邦者不多文吏能以清詞麗藻光寵鄒邵如僊樂雲璈偶然一奏不能常聞君子之至於斯苟有文焉不可以不志也